

〔荷兰〕罗伯特·梵·古利克著

陈来元 胡明译



狄公

斷獄大觀

中國古典名著叢書·第一輯·第五種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觀大獄斷

〔荷兰〕罗伯特·梵·古利克著

狄公断狱大观

陈来元 胡明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卷

目 录

湖滨案.....	(1)
朝云观.....	(132)
断指记.....	(216)
铜钟记.....	(261)
御珠案.....	(374)

湖 滨 案



金乌西沉，暮云四合。汉源县衙署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。县令狄公与洪参军站在前厅天阶上，挥汗如雨。衙署建在半山，背依翠屏峰，前临云阳泽，照例十分凉爽。无奈今年入夏以来，节候却有些异常，连日酷暑逼人。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，如汤池一般。——今日午后飘泼了一阵猛雨，黄昏时分雨脚收过，热浪依然，只是云阳泽波平如镜，远山含黛，碧水滢澈。

狄公摇着折扇道：“洪亮，韩员外正撞着了日子，今夜在湖中央设筵，必然凉爽。那船艇上的丝管歌舞想来别有一番情致。半个月来也难得这一阵好雨，沧海盆倾一般。你看那湖面上，晚风乍起，波浪澄彻，好不令人心醉哩。”

洪参军略略犹豫，乃道：“老爷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。——城中小儿都会唱，‘南门湖，南门湖，但看人落水，不见有尸浮。’”

云阳泽在南门外，俗呼作南门湖，人称深不见底。淹死在湖中的，从未见有尸首浮起过。

狄公微微颌首，沉默良久。

“洪亮，我到此任上已两月有余，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”
诉讼到衙门。心中也觉蹊跷，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此刻那
南门湖一样，一味水波不兴。”

“汉源的百姓循礼守法，固可不疑，但南门湖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。”洪参军道。

狄公道：“今夜筵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士绅商宦的各项首领，俾使彼此无壅隔。官民但无壅隔，则百弊自除，百业盛兴，地方靖安，垂拱可图。”

两人说话兀自未了，乔泰、马荣前来禀道，轿马备妥，请狄老爷启行。

狄公穿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，系了玉带，乌帽皂靴，上下齐整。行到衙署前厅下，卤簿仪从早已恭候两侧。乔泰、马荣全副披挂，各跨一匹高头骏马，站在队首。——新月初上，山风习习，并不觉太热。

狄公一行轿马逶迤出了南门，便见暮霭纷纷出露一带蓊葱林色，林木外白光闪烁，水声浩荡。冯三里便是码头。码头上华灯一片，人头攒簇，十几顶凉轿连成一队。老远见官府排场前遮后拥，喝道而来，顿时一派箫韶，响遏行云。韩咏南早率众人恭候在趸船前。

韩咏南是汉源首户，今年四十来岁，生得相貌端然，骨格雄武。因祖上有军功，曾袭荫职。终因行止奢放，藐视斯文被削职。但万贯家私无损，地方上颇孚人望，公推宦绅首户。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的一幢古老宅第里，逍遥陶乐。今夜正是由他做东，假南门湖上一条花艇大排盛筵，宴请狄县令及汉源商界领袖。

狄公下轿来，迎谒仪礼毕。听得三声花炮响，天上顿时爆出闪闪彩星。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，五彩斑斓，缓缓驰近。众人迎狄公、韩咏南先上花艇。

韩咏南向狄公一一介绍今夜的客人。康伯年——汉源丝绸呢绒最大铺子“彩九纶”的大掌柜。五十来岁，干瘦细条，微微驼背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。康伯年的胞弟康仲达，则是一副踌躇满志，自鸣得意的神色。王玉珏——汉源金市掌柜，兼营几家柜坊，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。脸如满月，目如远星，十分富态。侨客汉源的京师富商刘飞波。广颢隆准，躯骨魁伟，体气竦爽，似有一种睥睨万物的气度。他在汉源购置有一巨宅，正与韩咏南员外为邻。——挽手走在最末的是金银市行董彭玉琪、玉器古董铺的掌柜苏义成。——众人上船毕，五彩装画的船尾款款调头，慢慢荡向南门湖深处。

韩咏南见众人叙伦逊让，轩厅坐定，一拍手，役工鱼贯送菜肴上桌。一时水陆八珍，饌果俱列，十分丰盛。韩咏南亲自将每人面前酒盅斟满，乃退回坐席，举盅敬道：“值此良宵，在下聊备水酒，恭请县上狄老爷同诸年伯相公来此少叙杯杓之礼。稍息还有歌舞美人侑酒助兴。承众位垂顾，今夜务必尽欢，庶不负此海上明月，人间美景。”说罢先向狄公敬酒：“狄老爷，民之父母，勤靡余隙，枉驾就席，在下替众位乡贤先致谢了。”

狄公站起，拱手谢过：“下官忝为县令，与众贤达还是首次叙晤，十分慚惶。下官平昔不善饮，值此胜会，岂可败众位高兴。”说着仰脖饮了一大口，顿觉神气酣畅，满口生香。

“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，

消娱晚景。只是不曾拜谒崇阶，亲聆雅教，甚觉愧疚。”

狄公怪异，筵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岁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。——原来这梁大器先前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，冢宰中台，十分显赫。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，从此销声匿迹。——昨夜洪参军查阅衙册，偶然发现梁大器退卯后隐居在这汉源城里。

韩咏南微微一惊，不知狄公为何忽的想起梁大器来。——今夜这等私宴，本一时凑趣，杯酒生理，且有繁管急弦，歌妓周旋，与梁大器何干？况且那梁大器早已逾耄之年，不问人事了。

“狄老爷，那梁老相公年近九旬，虽不曾有什么病痛，行动却不甚稳便。再说近半年来他更是颠预糊涂，神志大不清爽。唉……这个，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，他们的园宅毗连，故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。”

狄公一抹儿看去，果见刘飞波坐在长桌一边，自顾喝酒，旁若无人。也没听见韩咏南刚才一番言语。

“看这位刘先生虽是商人，端的一副官宦仪态。”狄公暗暗喝采。

韩咏南叹道：“狄老爷有所未知，刘先生也是时运未济之人，三次赴试均不第。点额不成龙，归来伴凡鱼，枉屈了满腹经纶。他一怒之下，弃文经商。谁知文曲星不投合，赵公明却着意眷宠于他。他的生意兴隆发达，愈做愈大，行迹几遍秦、晋、鲁、齐、荆、襄、湖、广、吴越、八闽。故见识极是广富，又仗义疏财，交游遍天下。老爷，千万不可轻觑了他。”

狄公听得明白，肚中计较，忙斟了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

一盅。座中康仲达却早已举起大觥，高声喧道：“刘先生新当岳翁，喜添半子，理应多饮一盅。”

众人拍手称善，纷纷举起酒盅。不意刘飞波却淡淡一笑，并不站立。

韩咏南附耳狄公释道：“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出闺成大礼，女婿江幼璧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璋先生的公子。那江文璋早辞了庠校教职，归家幽居，平时也教授几个小小童蒙，聊以自娱。——今夜江老夫子理应赴席，在下猜来，怕是昨夜贪杯，至今未曾醒酒过来哩。”

一个家僮打扮的上前在韩咏南耳边禀报了几句。韩咏南点了点头，又一拍手。四个青衣应声将轩厅两边的湘妃帘儿卷起，四隅的铜狻猊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。

花艇早已停在湖心，四围苍碧山色间浮动几条橙黄的余霞，久久不灭。一轮满月当空挂出，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。众人齐声喝采，不由都站起各去两边窗槛下观瞻。

役工趁此撤下残席，换过新饌。一时又珍肴迭出，异味纷错。见韩咏南又一拍手，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，四名舞妓鱼贯而入。一个个珠翠满头，花枝招展。

众人又纷纷就席，四名舞妓插烛般先叩过头，拈起酒壶，遂一敬奉，开始侑酒助兴。

韩咏南委了一名叫杏花的侍候狄公。狄公见杏花脸如堆花，体似琢玉，十分窈窕。待细觑时，乃又微蹙春山，寒凝秋水，云恨雨愁，似有满腔心事，不比那三个妖娆形状。

杏花为狄公斟了一盅酒，恭敬呈上。狄公问她年纪，答云一十九岁。又问籍贯，答云本地人氏。

狄公笑道：“听姑娘口音，好似晋中人物。”

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，不吱声。

“本县正是晋中太原府人氏，故听你口音十分稔熟，想来或是同乡。”狄公和颜悦色。

杏花半响乃点头，又疑惧地望着狄公。

“回禀狄老爷，小女子实是晋州平阳郡人氏。适间欺瞒，万望宽宥。——小女子也不得已也。”

“果然正是同乡。”狄公笑道。心中不由诧异，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，操持这等生计，好生可怜。遂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掌故，古迹名胜来。

这边韩咏南正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妓在行酒令、猜诗谜。——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，变化无端。韩咏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，却一时搜罗不来，口舌支吾，一味认输，已被灌得摇摇晃晃，站立不稳。

白莲花吃吃笑个不停，一手擎着酒盅，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，还想罚韩咏南，却见韩咏南已伏在桌上，不胜酒力了。

狄公见韩咏南伏桌打盹，心中不乐。杏花却转过身去，瞥了韩咏南一眼，小声道：“老爷，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，少间再与你细说。”



狄公听得亲切，心中吃一大惊。待要再问，见杏花已俯身扶起韩咏南，一面娇喘喘笑唤白莲花来帮忙。

“老爷，会弈棋么？”又是杏花的声音，清晰而急促。

狄公一愣，正欲作答，见白莲花应声已绕过桌角来，遂退闪半边，不作声。

白莲花笑盈盈搁下酒盅，颤巍巍伸出一条臂膊来，与杏花两边架起韩咏南。韩咏南醉眼朦胧，用衣袖抹了酒涎，摇晃站起，双手搂定杏花腰身，乞道：“杏花，你跳个舞吧。”

杏花微微一笑，点头应允，迅即抽身从韩咏南怀中脱逸，理了理鬓发簪钗。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，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。一声檀板，两边响起丝竹。一时弦管交响，十分悦耳。

杏花轻挪莲步，摇闪细腰，翩翩起舞。此时只一支玉笛伴声，嘹亮清润，会合节拍。远远见杏花笑颜溶漾，如三春桃李，舞态自若，如风中柔条。渐渐额丝汗润，蝉鬓微湿，凝脂里透出红霞来。

狄公心随耳闻，不觉击节叹赞。须臾又不耐，转思这花前月下，歌榭舞台，岂会孕有异象。杏花适才的两句话真有凶信？这汉源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，如今已露圭角，或是仅被杏花一人探知虚实，窥出端倪。看她适间躲躲闪闪模样，似是怕被席间有人看破，故弄此姿态，迷惑于人。——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？倘若真有，又会是谁？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？杀人？放火？抢劫？——狄公只觉心中一团乱麻，治理不清。只巴望宴席早散，听杏花诉说详尽。此时倒象泥塑木雕一般，六神无主，魂不守舍。

忽而繁管急弦齐作，舞曲变得气象磅礴，雄阔壮烈。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，似一团霓霞闪烁明灭，一簇仙

葩摇曳舒发。忽听得一声中天鹤唳，音乐戛然而止。杏花笑吟吟向众人叩谢，退出轩厅，转去后厢卸装。

狄公乃恍惚醒来，随众人鼓掌喝采。见韩咏南又立起拱手道：“幸众位再宽坐片时，以毕余兴。”神色十分清爽。

这时筵宴又近尾声，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，免不得两两三三低声闲聊起来。有的立窗槛下赏月，有的去轩厅外醒酒。

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了起来。

“万一帆可不是善类，贷借巨额银票于他，只恐本利俱失。”康伯年恼怒地叫道。

康仲达道：“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？人家那边信誓旦旦。”

“你拿我的钱银去冒这风险，万一……”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，便不吱声了。

“你这怪啬鬼！父母家私你占去大半，竟厚颜称你的钱银。”康仲达火了。

刘飞波劝道：“岂可为区区钱银事兄弟阋墙，岂不教狄县令齿冷，如何看吾汉源人物。”

狄公过来，笑道：“刘先生之言甚是。对了，刘先生，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哩。”

刘飞波唯唯。

“听说刘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，想来是时常见面的。”

刘飞波恭敬答曰：“正如狄县令所言，畴昔倒是日日觐面。两家宅园本有耳门相通，进出甚为方便。近些时来，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，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，前言不搭后

语。有时连我都不认得了，问了几遍姓名。为之，也很少走动了。”

这时彭玉琪，王玉珏两人也凑了过来，与狄公寒暄几句，便转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。狄公没趣，见韩咏南正与白莲花说笑，便问：“杏花恁的还不回转？”

韩咏南还有三分酒意：“这些个狐媚娘子涂脂抹粉可用心了，哪管你等得火急。”

狄公不悦。见满座宾客都在啧啧赞赏新上的一道清蒸新荷团头鲂，白莲花等三名舞妓正搔首弄腮，辗转侍应。

狄公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后厢梳妆间请杏花转来。

韩咏南狡狴笑道：“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，一味放她不下。今夜这酒水兀的也品出味来了。”

须臾白莲花回来轩厅禀告，杏花并不在后厢梳妆间。她一路去来也未遇见杏花。

狄公嘿然，遂起身低声对韩咏南道：“下官去去便回。——这团头鲂须是凉了好吃。”

韩咏南并不介意，又搂定白莲花两个自顾取乐。

狄公出来轩厅，从右舷走到船尾。舷栏外夜风渐紧，远近山水黑幽幽早模糊一片。洪亮、乔泰、马荣与十来个火伕杂役正在喝酒闲聊，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吹嘘趣闻，众人不时一阵阵大笑。

洪参军眼尖，见狄公急皇皇赶来，心知有异，忙拍了马荣肩胛。马荣会意，遂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。

狄公问：“你三人可见着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？”

三人摇头，面面相觑。

狄公小声道：“恐是出事了。——一个名叫杏花的舞妓

今夜行止怪异，怕有不测。”

两名侍宴的役工正好走来，狄公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再见到杏花。

两名役工连连摇头，并说：“我们伙计的只许走右舷，女客眷属，应局的舞妓都走左舷。那杏花兴许仍在左舷那头后厢里梳洗吧。”

狄公颌首，遂率洪亮三人绕到左舷，直扑后厢。——后厢梳妆间的门虚掩着，狄公推开一看，梳妆台上银烛高烧，钗簪手镯，凌乱摆着，铅粉膏朱，尚未收拾。鼓形瓷凳上空无人影。

狄公心中叫苦，命乔泰、马荣分别上船顶、舱底寻找。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。

半晌，四人会齐，都无收获。狄公长叹一声，情知有变，痴痴地望着舷下黑幽幽的湖波，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。

突然，一张苍白的脸面浮露波浪间，正睁着一对木然的眸子紧瞅着他，隐隐有两汪恨水。



天哪！果然是杏花。——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，身子已涨圆。

“果是溺水而死，却又为何恁早浮起尸身。”狄公心中狐疑。——这南门湖中从未浮起死尸过。

马荣跨出舷栏，蹑手蹑脚潜下水去，将杏花尸身托起，只听得“嘶”的一声，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幅。——正是这颗铁钉勾住杏花裙角，尸身幸未沉底。马荣从杏花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。

杏花额前脑后均被砸破，长发间鲜血斑斑，一双秀目兀自不闭。

狄公心中愠怒，如此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，竟在杏花要向他吐露一桩秘密之前。——只恨自己大意疏忽，致生变故。遂命乔泰、马荣将杏花尸身藏在中舱间壁内。

洪参军忽见杏花右手紧攥着，用力掰开，见是个小油纸包，包内只折迭一纸片，狄公将纸片小心摊开，原来是一幅棋谱残局。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：“老爷会弈棋么？”

狄公仔细将棋谱迭起，纳入衣袖。命乔泰守护杏花尸身，不许闲人走近。他与洪亮、马荣回到轩厅行事。

韩咏南见狄公三人回到轩厅来，大喜道：“狄老爷来得正好，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哩。”

狄公沉下脸来，开言道：“委屈众位，筵席即刻中止。本县暂就此艇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。”

韩咏南吃一大惊，酒全醒了。嗟喟半日，吐不出一句话来。

狄公吩咐，各人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，依次自叙杏花舞罢退下后各自的行止。然后由证人作证，再听候鞠审。又命洪参军取过笔砚，恭录口词。

韩咏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拜谒道：“狄老爷，座席间皆

是汉源地方商宦士绅，上流人物。今夜本是歌舞筵宴，如何忽的冒出杏花被杀一案？一时擅作主意，变作公堂，恐有不便。众位乡党贤达皆是宾客，岂可无端受审？在下面皮上须不好看。还望老爷三思。”

狄公斥道：“歌舞之场权作公堂，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。只因杏花被杀，事出突然。语云官法如炉，岂肯容情？本县眼皮底下杀人，倘是置若罔闻，枉为民社之司。韩员外快快退过半边，静候听勘。”

韩咏南吃一顿抢白，又见狄公一脸严霜，全不看取东人面皮，不由羞愧交加，脸上一搭儿红，一搭儿青，不敢再出声。

这里韩咏南刚退下，王玉珏拱手站起，正色道：“狄老爷岂可只在众宾客里盘问脚色？这花艇上杂役火伙便有十七、八人，这些汗臭小人，偷盗嫖赌，哪样不会？与杨柳坞那几个粉头早有首尾。这杏花生得风流标致，狐媚动人，又是水性杨花。吃醋拈酸，致起杀人，实属常见之事。狄老爷难道就单单撇过这些人？”

王玉珏略一停顿，朝轩厅外黑森森湖水望了望，又续道：“这南门湖无端溺死人不少了，有几个看见尸身浮起？——听说湖底有绿毛水妖，专吞食人肉。时常兴风吹浪，颠翻船艇。鄙人虽不知杏花是何死法，总也撇不过去这一层缘故。”

众人一阵骚动，纷纷表示赞同，又钦佩王掌柜勇气。

狄公正色道：“本县随后即鞠审那些杂役火伙。——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艇上的人都不脱杀人干系。再者，杏花被害，尸身见在，并不曾被水妖吞食，故可摒去王掌柜水妖作

祟，害人性命的猜测。”

王玉珏嗤道：“狄老爷既然不信鄙人之言，鄙人则愿先受盘查，早脱干系。”

狄公称赞：“王掌柜先领个头，后来的正好有个楷模。我这里问你，杏花退出轩厅之后，你做了些什么？慢慢说来，愈详备愈好。”

王玉珏应声答道：“杏花退下后，鄙人从左边门楣出去寻个下处登东，完事即回这里。正听见康氏弟兄在争论。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，当时他正过去劝解。”

“王掌柜一路去来可遇到了什么人没有？”狄公又问。

“没有。”王玉珏摇了摇头。

洪参军录了口词。

狄公又令韩咏南供述。

韩咏南叙道：“在下与司乐班头闲聊了几句，只觉头晕目眩，便踱步到船头，看了一会湖中景色，然后便在舷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下。不刻白莲花即来搀我回进轩厅。以后的事老爷自己都可作证，我就不多说了。”

狄公点了点头，洪亮录了口词。

下一个是刘飞波。

刘飞波述道：“杏花舞罢退下后，我见彭员外脸色转白，象要呕吐，急忙扶彭员外走出了轩厅，依靠右边舷栏站定，一任夜风吹拂。见他吐了几口酸物，似觉舒适，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轩厅。俄尔就听见康氏昆仲争执不下。以后是老爷问我梁老相公事，不必赘述了吧。”

狄公又唤彭玉琪供述。彭玉琪所供果与刘飞波契合。

其次是苏义成。苏义成浓眉下一双大眼闪眨不定，略一